

奥数是个替死鬼

别让一代更比一代累

咏鹏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咏
鹏
著

上半场

如果今天是星期一，
那么 2010^{2010} 天之后是星期几？

奥数是个替死鬼

别让一代更比一代累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数是个替死鬼:别让一代更比一代累/咏鹏

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7

ISBN 978-7-108-03467-0

I. ①奥… II. ①咏… III. ①青少年教育—研究
IV. ①G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9939 号

责任编辑 文 静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 / 32 印张 9

字 数 201 千字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序言 迷瘴中的一线阳光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在《射雕英雄传》的最后一页，郭靖问成吉思汗：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儿，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

郭靖一下子问到了人生的终极问题。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拼命挣钱，买房买车、电脑升级、手机换代，都是为了什么？我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一个有志青年忙忙碌碌，奋斗半生，终于房子有了，车有了，后半生的保障也有了，想要停下来，享受生活，却已经体力衰竭，油尽灯枯了。

几年以前，曾有朋友催我写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她觉得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快乐了。我说，因为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因为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意义；于是我们把钱当作了方向，当作了意义。起初，赚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是在终日的奔波中，我们反而失去了生活本身。不单每一个个人，整个社会、整个民族也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理想。于是把 GDP 作为终极目标，砍林筑坝，挖山填湖，以举国之人力物力，谋求数字的提高。

看着我六年级的女儿，我常常想，她们有手机、有网络游戏

的童年，真的就比我的童年更加幸福吗？

咏鹏这部书是谈教育的，也是谈人生。

咏鹏是一位自由教师，从幼儿园到研究生，没有离开过清华园。在世俗世界的轨道上，一个清华硕士应该有很好的前景，不过他却离开了体制，也放弃了白领的职位，享受起闲散的生活来。他在离家不远的教学培训机构，教一教小学奥数、中学物理，虽然无房无车，但生活清静，并且富于闲暇，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即使教书，对他而言，也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是从中获得了丰富的乐趣。于是有了这本书。

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在我看来，那相当于对一个民族的大脑进行格式化，安装缺省配置，并预装基本内容。我们的基本知识、基本思维方式、基本审美情趣、基本价值观和基本意识形态，都是在中小学阶段被我们的老师和学校灌输到大脑中去的。

但是，中小学教育不仅仅是其自身的问题，它只是社会问题、文明问题的必然结果。

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仍然生活在鸦片战争的阴影之下，“落后就要挨打”的符咒贴在整个民族的后背上，所以我们要赶超，我们要竞争。我们跟在西方后面跑得太久了。我们努力做一个好选手，一心期待着西方裁判发放的奖牌。我们没有了作为一个民族的自己的理想，轻易地把自己民族的传统从中小学课本中删去。我们没有了自己对文明的理解，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方向，只是跟在人家的后面跑。于是我们把一切都变成了“体育”，按照人家的规则，玩人家的游戏，最后为了获得人家的奖牌而欢

呼，而窃喜。教育也变成了“体育”，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就是把学校按照体育队模式训练，参加各种排名，自欺欺人地与人比论文发表数量，比SCI，比博士产出量。一个民族几代学生，把最多的时间花在了英语上；大家感到自豪的是，在北京某大学的会议室用英语讨论英美学者提出的问题；所谓与国际接轨，大概是想把北京大学办成哈佛大学北京分院。我们不再承担思考人类前途的使命，不再承担为整个民族寻找方向的使命。大学如此，中小学亦然。

我常常激愤地认为，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不是教育，而是犯罪。其罪有三：摧残了孩子们的身体；败坏了孩子们的道德；伤害了孩子们的智力。

很多家长都接受了“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劝告，学校也常常用这句话作为催促孩子和家长的马刺。于是，孩子们一进幼儿园，就开始了看不到头儿的奔跑。学校不是童年的乐园，而是你死我活的角斗场。教育的目的不是传道授业解惑，不是把孩子培养成合格的公民，不是让孩子的潜能得以生长，而是让孩子们能够考出更多的分数。题海战术把知识与孩子个体的生命体验剥离开来，变成了机械记忆。机械重复的作业占有了孩子们的大脑和时间，使他们无暇关注社会现实，无暇学习活的知识，所以我相信，如果把现在的作业砍掉三分之二，孩子们会更加聪明。

与此同时，孩子们学会了制度性地说谎。我们中小学作文不是教孩子们怎样用母语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怎样写出来一个符合高分标准的作文。乃至在高校里，教授们没有思维的乐趣，所教授、所研究的知识与日常生活、社

会生活毫不关联，似乎也是常态。从中小学教育起，我们的知识就已经只是背诵的对象了。从少时背得高分而不知所背者为何，到当教授时发表 SCI 论文而不知所论者与世界有何关联，实在是一脉相承，水到渠成。

最可怕的是，资本的力量侵蚀到每一个角落，学校本身成了一个利益群体，这个群体采用了一套奇怪的考核机制，使一个国家一代一代的孩子深受其害，这些孩子长大之后，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种意识形态，更加自然地模造再下一代。

关于中小学教育，我们反思得已经太多。但是，在整个文明的大趋势之下，这些反思大多无济于事，相反，就像政府调控的房价一样，越调越高。这部分是因为，教育是整个社会、整个文明体系中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指望教育能够脱离社会而独立发生大的变化。

然而，我仍然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看一看这本书，我们的孩子能看一看这本书，也希望我们的中小学老师以及教育管理者能够看一看这本书。家长不要光看孩子的分数，更要让孩子的人格有完整的成长；孩子能够体会到在背诵之外，还有更美好的知识；老师们能够对惯常的教学法有所调整……

在这部书里，咏鹏从教育谈到了人生，谈到了对于幸福的理解，也谈到了每一个个人的责任。我非常赞成。无论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自己，总还是有选择的可能性，哪怕一点点。作为学校的主政领导，我们不可能改变当下中国的整体教育格局，但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总可以尽量为孩子的身心成长给予相对宽松丰沃的环境，让孩子们蒙受的伤害小一些；作为老师，尽管不能改变社会的大环境和学校的小环境，但是对自己班级的

环境总是能有一定的主导力量；作为家长，如果能够认清当下工业文明体系的问题，尽可能成为孩子的保护伞而不是恶劣教育的帮凶，则会让孩子更加幸福，也会给孩子以更好的未来；当然，最关键的是孩子们自己。我一向认为，在当下的教育体制之下，依然能够保持身心无恙，健康成长，那不是这种教育的成功，而是孩子们抵抗这种教育的成功。咏鹏书中也有类似的案例。有个小男孩，常常主动地拒绝题海作业，认为那没有意思，而家长也相对宽容，相信自己的孩子。我实在是觉得，这个孩子会成长得更加健康。即使在世俗的、功利的意义上，这个有主见的孩子也会得到更大的成功。

人生的意义在于，对于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多人以其一生在回答这个问题。而人生最遗憾的事情常常在于，到了最后才发现，自己当年的回答是错误的。

多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表达了我对发展、进步这些好词儿的质疑。出乎我的意外，这篇文章被收入到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咏鹏对这句话也很喜欢，特意用来作为全书的结尾，这也让我颇感荣幸。所以我很想在这里再说一遍：

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儿吧！

2010 年 4 月 25 日

2010 年 5 月 4 日

北京 向阳小院

自序

忙、累、麻烦，是这个时代的招牌关键字。生活里大的小的、老的新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已经喊了很多年，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些看样子是解决了，仔细想想才知道只是改头换面之后东山再起；还有很多渐渐没人提了，却已经成为了我们习惯的一部分，融入了生活常态之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条件的改善，我们怎么好像离悠闲自在的日子越来越远了呢？

孩子们也是一样，只是毫无怨言，因为他们尚没有足够的过去可供比较。如果我从小就在教室里长大，又如何去评价外面的世界？可是，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总是说“你们真幸福”、“你们可赶上好时候了”、“我当年要是有这么好的条件，早就……”的时候，他们好生纳闷，“我就真的这么差劲么？坐拥一切却还在不断给大人制造烦恼？”

其实，对于大人们来说，反思这一切所需要的素材已经足够了。几十年的经历、环境的变化、身边的故事、世界上的新闻、科学的发展、长期存在的痼疾……只要我们从百忙之中挤出一点时间，排除铺天盖地的广告干扰，安安静静地想一想，就不难理

出端倪。

我的家乡就是清华园，从很小就觉得本次投胎转世十分幸运：属龙是种恩赐，“文革”刚好结束，清华是片圣土，父母境界颇高。带着这份运气，加上后来的“√形反转”^[1]，我得以足不出大院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学生时代。当大学同学们纷纷嘲笑我人生乏味之时，我反正认定仅凭步行和骑车就可以完成全部学业是件莫大的幸事，它不知帮我省下了多少麻烦。没有政治运动的干扰，没有每日奔波的劳顿，更没有背井离乡的冲击，我得以心无旁骛地守望着家乡的土地，感受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变化。

当然，省下的大把心思和时间也不是都用来发呆了，它也给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我感受过绿茵场上的酣畅淋漓和命悬一线；我体验过对局室里机关算尽之后的眩晕和满足感；在电脑面前，我曾是办公室里一干同事的救命稻草；而吉他更是我几乎每日都要拥入怀中的亲密爱人。人类确实创造了太多魅力无穷的东西，而每个领域里的高端人士也都可以用他的感悟去解释全世界。我很喜欢这种充满立体感的生活，它给我带来了充实和多角度的思考方式，尽情地诠释着做人的乐趣。

但很奇怪，尽管世间的美好如此之多，然而滚滚人流却似乎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走，所到之处，一片狼藉。随着岁月的流逝，在纵线上，我的家乡累积了足够的变化；在横向上，各个领域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我的外甥女整整小我二十岁，正期待

[1] 见本书第三部分。

着复制我的求学之路，但几年下来，我在她的生活里几乎没有找到任何值得我羡慕的地方。是我太自恋，还是事实就是如此？

现在我是个自由教师，对于像我这样口才、心理素质都不太理想的人来说，要做好这份工作还是很劳神的。

我的第一节课要追溯到十几年以前，那是在农大附中的一个古典吉他初级班。很大的阶梯教室，前排坐了大约二十个学生，我的老师坐在最后，和他们一起直勾勾地看着我。此次实战颇具旱地拔葱的性质，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和演练，之前的凭空臆想毫无作用，一踏上讲台，我就觉得灵魂出窍，一直飘在空中。这节课讲得可谓味同嚼蜡，包括我的老师在内，所有听众都始终面无表情。好在乐器课有一个好处，课堂上有较多的练习时间，既可以一对一地沟通，也方便掌控进度，任务总算是勉强完成。虽然有点不堪回首，但这一步现在看来对我何其重要。

毕业之后，做了几年白领，每天八个小时应付领导安排的任务实在有点浪费生命的感觉，还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来不及做呢，而我却不得不在这疯狂的产销链条上体验着人性的扭曲。相比之下，当老师就不太一样，尽管也有领导、也要营销，但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在课堂之上和学生们之间的自由交流。

虽然自由教师是个大方向，但突然教上奥数并非早有打算。除了吉他，我一直是很想教物理的。在这个乱糟糟的世界里，物理几乎可以容下所有的话题，我很希望能够把我的观念和方法带给学生。而奥数则一直在这个社会上广受争议，从我听说这个词开始，它似乎就带着七成贬意。事实上，我也非常不乐于看到那么多小学生到了节假日还要辛苦地拥入培训机构的教室。但面对机会，我想来想去，还是说服了自己。一来，这世界上真正有意

义、为人类造福的事情全面地想想其实并不好找；二来，既然奥数已是社会现实，总是有人在做这件事，那么也许换了我可以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收获；三来，虽然我更想教物理，但中学的课门槛更高，我也需要这个体验生活、证明自己的机会。

在随后的教师生涯中，我收获很大。从二年级到九年级，我认识了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和家长。看上去我是在课堂上不断引导他们思考，而实际上他们对我的功效也是一样。

对于大多数学生和家长来说，课外辅导班都是压力之下无奈的选择。但这压力是从哪儿来的？通常无奈的选择背后总有更加恐怖的推手。他们的心思、喜怒和生存状态让我了解到，我外甥女的生活虽然没法跟我小时候比，但还是相当不错。她父母由于后知后觉，一直没让她上太多课，最后小升初的择校过程虽然有点狼狈，总算有惊无险。

这几年，围绕奥数的质疑和争吵越来越激烈了，这现象说严重点，其实有点搞笑。这就好比一个人枪下做鬼，而法官只是愤怒地把这支枪砸烂，然后得意地宣布结案。这样的宣判已经在不同领域重复过很多次了，而欢呼声却一次比一次来得大。这种忙碌和盲目本身就是寻找持枪凶手的重要线索。如果问题在奥数身上，为什么孩子到了初中仍不得解放？如果问题在奥数身上，为什么那么多不学奥数的孩子眼中更不见灵光？

正如前面所讲，每个领域的高端人士都可以用这个领域的视角去解释全世界。对于数学和物理这样的基础学科更是如此。如果说，奥数更多地是在引起我的思考，物理则为我提供了充分的理据。初中的课外班讲的是课内的内容，为了避免简单重复，我找来了大量相关的书籍和纪录片。这不仅充实了我的课堂，也让

我大学里印象中的那些连篇累牍的字母和微积分算式有了鲜活的生命力。除此之外，我还由衷地感觉到，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再有魅力，在精密、绝美的大自然面前也是何等的粗陋。其实从西方科学的角度，一个多世纪前的物理定律就已经可以充分解释我们今天的各种困局和危机，而且并不高深，中学生就完全可以理解。平常，西方科学和东方智慧看上去总有那么多格格不入之处，其实从本质上它们早已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只不过这些年拽着我们拼命向前的从来就不是科学、也不是智慧，而是金钱。

小沈阳有句名言，“怀旧——不是因为那个时代有多好，而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年轻”。听上去有点道理，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怀旧的气氛在日趋现代化的今天变得如此浓烈。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怀旧的真正原因，能够明白自己今天为什么如此疲惫，能够知道脚下的路胜算几何，那就离真正的从容、快乐不远了。

引子

魔鬼寒假

1

才第三天，这日子过得太让人绝望了，一种熬不出头的感觉。

手机闹钟定在五点五十，挣扎着钻出被窝，窗外还是一片漆黑。昨晚还有一道题尚未解决，拿进厕所里再好好研究研究。

动物园里猩猩比狒狒多，猴子比猩猩多。一天，饲养员拿了十箱香蕉分给它们。每只猩猩比每只狒狒多分一根，每只猴子比每只猩猩多分一根。分完后，只剩下 2 根香蕉。如果每箱香蕉数量相同，都是 40 多根，而且猴子比狒狒多 6 只，猩猩有 16 只。那么动物园里有_____只猴子。

A. 18

B. 19

C. 20

D. 17

显然，这是竞赛里的压轴好戏，别说是三年级的小学生，就算是拿给他们的数学老师，恐怕也一时难有什么头绪。讲义上只告诉我答案是 B，至于怎么弄出来的，昨天晚上实在没研究出来。当然，人家既然出成选择题，就给你留下了把答案一个个代进去

试的保底方法，不过在那么多充满期待的目光下，只给出这么一个精神可嘉的做法，实在有失颜面。

好在这短短的一觉还算是没白睡，不出十分钟，问题搞定，关键是“十箱”这么隐蔽的条件之前没太重视。我的解法思路清晰、趣味性强，孩儿们高高兴兴地听下来肯定没问题，当然，听完以后谁要是能从头到尾再给我完整叙述一遍……那基本上也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355路闪着黄灯，从漆黑的总站里拐了出来。这场面让我想起了《甲方乙方》里的尤老板，在村头望眼欲穿，终于等到了久违的“大奔”。在这个寒冷的早晨，带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疲惫，如期而至的大公交让我莫名其妙地心生暖意。

2

这八天是我这辈子到目前为止最痛苦、最难熬的日子。每天三种课，八个小时；难度级别最高的迎春杯复赛考前辅导；几乎没有解答的讲义，开课前一天才发到我手里；而我，刚刚入行一个多月，累计上课时间尚不足二十个小时。

每天早晨，披星戴月坐车赶往中关村。上午的两个三年级班人满为患，学生尚小，家长悉数陪听。三十个学生，6×6的桌椅布置，大部分家长都要搬小凳挤在走道上，一直排到我的黑板沿儿下。那种簇拥的感觉很让人窒息，但现在回想起来，颇有些革命宣传画的味道。别看是三年级的学生，个个都不是善茬儿，毕竟迎春杯复赛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而且，当时的迎春杯分中年级组和高年级组，三、四年级被放在一起考试，分别记成绩。也就是说，这些真题对他们来说本来就偏难，但面对这些难题，他们显然没有我那么痛苦，思路开阔、发言踊跃。偶遇个别讨厌

的题目，我也有了开解之词：“这是出题的人用来刁难四年级同学的，你们不用太当回事。”

家长们更是百分百地投入，那认真劲儿在我二十年的学生时代里踪迹难觅。有一节课上着半截，外面有人敲门找人，事情两句话没表达清楚，再想说第三句时，几乎是被好几个家长同时厉声呵斥了出去。实际上这小小风波满打满算也就耽误了十秒钟的宝贵时间。

上午十二点半下课，中间要赶往清河，六年级的课一点半开始。一个小时的空当，中午的交通状况勉强能保证，但午饭恐怕只能省了。这要是八天都这样，怕是连医药费都挣不出来。好在下午高年级的课人不多，一切好商量。改成一点五十就好多了，不仅能填饱肚子，还多了二十分钟临阵磨枪的时间。

六年级这个班只有六个人，而且都是附近居民，家长也懒得陪同，课堂气氛一下子走入了另一个极端。这个岁数的小孩已经有了点成人的感觉，沉默和掩饰是他们最新掌握的生活技能。教室里异常安静，静得我可以放松嗓音，沉浸在自己的回声混响之中。任凭我如何调动，他们就是金口难开，充其量报以一个含蓄的表情。要论口才，那可不是我的特长，这种安安静静听我一个人说的场面经常会导致我的大脑被突然格式化，长时间的自弹自唱让我觉得时间好漫长。

带着这样的感觉，下午四点，我迎来了一天里最后出场的十四名五年级学生。面对不同的听众，要想一招鲜吃遍天实在是妄想，没几分钟，我就发现自己必须迅速转换思路。这个班可不需要调动，他们大多数原本就认识，上课下课嬉笑怒骂像一群小疯子一样。不仅有问必答，而且有答必打，还没等我做出回应，他们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辩论会。尤其是坐在最前面的小

川^[1]，反应最快，几乎不需要时间。他还有一套口头语，“肯定！绝对！百分之百！”每次回答之后，都要加上这八个字以示声威。可惜，通常正确率不超过两成，无论如何打压，他都不肯放弃这份难能可贵的自信。

3

由于备课不充分，一整天大脑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六点收工，但只够短出一口气，痛苦的还在后面。晚饭时间，尽量不去想有关奥数的事情，收拾完餐具，再磨磨蹭蹭看会儿围棋换换脑筋。但休息的时间过得飞快，每天，抵触情绪都要和嘀嗒嘀嗒的时钟进行一番殊死搏斗，可转眼八点，怎么也得开始备课了。

头两天还凑合，越往后这讲义越有催吐药的功效。作为一个新人，肚子里还没什么积累，每天六十道迎春杯复赛题，基本上全没见过，讲义上的答案错误百出，越难越没有解题过程……我也算体验了体育界掷地有声的“三从一大”^[2]。尤其是五、六年级的，真是要榨干我已所剩不多的脑汁，三年级的虽然相对简单一些，但毕竟要讲给百十号人听，更是怠慢不得。每天到了十一点多，都得剩下几块硬骨头没啃下来。对待这些骨头的方法有三种：网上搜、问林总管、放弃。

网上有很多关于奥数的问答和电子文档，著名的、典型的题目很多都能搜到。但这招有很大局限性，一来许多算式、图形、数字谜缺乏合适的关键字，二来有些也是真的没有。深更半夜，轻易不好打扰别人，但实在逼急了也只得如此了。

[1] 本书事例全部真实，人名九成虚拟。

[2] 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